

随 笔

旅居人

□姜奕婷(宁夏银川)

上个月参加的一次读书分享会上,一位来自上海的曹先生成为焦点,我和一众年轻人被他的博闻强记和活跃思维所吸引,学国际关系的他年轻时就离开上海滩闯荡世界,会讲多门外语,去过二十多个国家,在全国各地及亚欧多国都居住过。他对书籍、地理、文化都能轻松切入侃侃而谈,让人听起来颇有趣味。

读书会后我们抢着加他微信,仍意犹未尽地一路聊着天,得知银川是他躲避南方暑热的旅居地。参加读书分享会时,是他从上海湿热的秋天飞来银川,感受湖城的凉爽。在书店路口分开时他对我们说了句:年轻人少喝点冰水,多出去走走,天地广阔啊!

不久之后,他在大风降温的前一天飞去福建漳州。他说那里暖冬,又不像旅游城市那样商业化,适宜过冬,打算住到春天再去云南大理。听起来真让人羡慕!

旅居,也是我心中的梦想,无奈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允许。被“困”办公室的日子,我偶尔翻看曹先生的朋友圈,就像打开了一幕幕流动的风景。离开银川后,他在漳州古城的老巷里,泡杯“白芽奇兰”茶,坐着晨光将骑楼的雕花投影在青石板上,此间无风无雨,唯有茶香与闲心。隔天收到他的微信:昨天我去古城,看到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店主做手冲给我分享了一点,味道很不错,我让云南的朋友把今年最好的“瑰夏”给我寄些来,你们要是能来一起喝咖啡……

隔着屏幕,我好像已经闻到了浓浓的咖啡香。

他的旅居,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像一棵树,阶段性地深入,将根须探

入一方水土,汲取其本真的滋味。我跟着他的脚步探店,不同的场所和美食,但总能感受到一份从容淡定。他品尝的不仅是食物,更是那地方的特有的性格与味道;他停留的不仅是住所,更是时光在不同纬度流淌的节奏。或许,这就是资深旅居者的心态。他们早已超越了“看风景”阶段,而是悠悠然进入“过生活”层面。世界不再是一个需要匆匆赶赴的景点清单,而是一个个可以从容安放的驿站。他的行囊里,装着对世界不减的好奇,与任何环境都能融合相处的智慧。他们可以为了春天多停留一月,也可以因一场风雨提前离开,一切随心,如云卷云舒。

反观我们上班族的旅游,总带着仅此几日的仓促。我们要在有限的假期里,去往尽可能多的景点,我们拍下照片却未必真正记住那片山水的气息;品尝了网红餐食,却很少有机会逛逛附近菜市场,体会当地人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曹先生那句“天地广阔啊”言犹

在耳。当一个人不再被固定的坐标所定义,他的世界便真正没有了边界。他今天可以在西北的秋风里感受豪爽,明天又在南方的冬日里拥抱温暖。这种自由,令人心驰神往。

于是,我那原本模糊的旅居梦想,因他的身影变得清晰、具体起来。是一种从现在开始的“精神演练”。我要更认真地规划以后的出行,不会盯着那些声名显赫的景区,而是将目光投向更深处。我想象着,在未来某些时光里,我也能像他一样,在每个心仪的地方多住些天,徜徉在不同的风土人情中。清晨,跟着本地人去早市逛逛,分辨最新鲜的蔬菜和地道的早点,吹够了西北的风,想去邂逅江南的细雨,把自己沁润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地方”咖啡馆,在那里读书、写作,看窗外的行人过往,慢慢走过一条条老街巷,静静感受那里的朝阳和日暮。

我知道,那一天的到来还需要一些年月。但心若向野,便已启程。



远方。李振文摄

时 光

冬之魅力

□罗依依(贵州贵阳)

城里的冬天,总来得犹疑。人们添上厚衣,窗玻璃蒙了白汽,日子却还沿着旧轨道滑行。直到那夜,毫无预兆地,雪落下来。

静。一种庞大的静,吞没市声。推门,寒气劈面,清冽如金石。雪片不飘,不舞,垂直疾坠,果断坚决。路灯晕开一圈鹅黄光,光里万箭穿空。柏油路那层黑浆,消隐了。屋顶棱角钝化,世界只剩孤与圆。我忽然走不动——美,有时具有物理重量,压住脚踝。

童年便是在这般雪里滚大的。故乡的冬,严厉而慷慨。晨起,水缸结冰,须用菜刀背敲开。冰碴溅起,叮当脆响,像散落一地的玻璃音符。祖母生起煤炉,蓝火苗舔着黑铁壶,壶嘴嘶嘶吐白汽。她纳鞋底,麻绳穿过千层布,“唛啦——唛啦——”那声音又钝又稳,能将狂躁的北风衬得遥远。我伏在窗台,用指甲在霜花上刻画:一艘船,一座塔,一个辨不清面目的人影。霜花渐融,船便航行,塔便

坍塌,人影泫然欲泣。原来消逝,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想起有年深冬,进山访友。巴士在盘山公路抛锚。乘客瑟缩,抱怨。我索性下车,沿一条野径独行。林间雪更厚,一脚下去,没膝。万籁无声,唯余自己粗重呼吸,以及“咯吱——咯吱——”的踏雪声,单调得像生命节拍。走着,心忽然空了,那些缠结的焦虑、未竟的计划,被雪吸得干干净净。偶见雪地一串小爪印,细巧如梅花,迤迤伸向灌木深处。哪个生灵,在如此严酷里,依然从容赶路?

夜归,雪已驻。城市裹在银绒里,陌生而温柔。几个少年在街角堆雪人,笑声清亮,撞在楼墙又弹回。他们给雪人插一根胡萝卜,戴一顶破呢帽。那雪人咧着石子拼的嘴,憨拙地笑望这片静穆世界。

我突然懂得冬天馈赠。它剥去浮华,将事物还原到本质。树褪尽叶子,枝干伸向天空,线条凛冽如闪电,

那才是生命真实的骨骼。河流凝固,并非死亡,而是在冰层下蓄养深沉力量。冬天容不得矫饰,寒冷是一种锋利的真实,逼你直面——直面温暖可贵,直面孤寂必然,直面生命在艰难中依然存续的那份坚韧。

回家,抖落衣上雪屑,看它们在暖空气中瞬间化作细小水珠。存在与消融,有时只隔一道门槛。炉上炖着汤,香气弥漫。这寻常温暖,在冬夜显得如此隆重。

窗外,夜色如墨,雪地泛着幽微的蓝光,仿佛大地轻声梦呓。冬天魅力,或许就在这巨大静寂里,让你听见自己血液流动,听见时间如雪,一层层覆盖,又一层层消融。

而春天,还躲在哪个角落等待呢?不急。且容这白色宇宙,多统治一刻。在长冬里,我们学习蛰伏,学习在静默中辨认心灵回响。当最后一片雪融化,渗入泥土,带走的,与留下的,都将成为年轮里,一道无法抹去的、清冽的刻痕。

诗 语

平湖桥谣

□郑济洧(宁夏银川)

一座巍峨的古庙,
香烟袅袅;
一湾碧绿的湖水,
雁鸣啾啾。
满营城楼旗猎猎,
八亩滩头马萧萧。
草茵茵,
几只小羊羔。
扑棱棱,
白鹭月归巢。

一座古老的小桥,
渠水汨汨;
一片饶沃的田野,
麦浪滔滔。
葡萄架下果累累,
打谷场上歌浩浩。
山青青,
小巷人如潮。
叮当当,
驼铃彻夜晓。

养云(外一首)

□王纪金(江西奉新)

我在书房
养了一窗云
它很好养
每天只需要浇几两空闲
数朵目光和一些懒腰

它喜欢拉伸我的视线
扶正我伏案后的颈椎和腰
它变换着面孔,陪我
时而轻盈如素笺
时而堆叠,似灵感积压
抑或柔化为巾帕
替我擦一擦,眉尖浮尘
心尖疲累

偶尔,它也乌青着脸
与我默默相对,泪落婆娑
世道与人心
都需要泪水,洗一洗

晒冬辞

晒垫里的薯片、柿子、酿饭坛
列队躺在阳光里
檐下的腊肉、香肠、咸鱼
静静收集足够热量
每逢大雪,母亲总是
用一场忙碌的晒冬
融化心头,积压已久的等待

她以思念为盐
腌制岁月
把幸福晒出金黄的底色
早早地备下,年夜饭的食材
她要烹出一桌
色香味俱全的乡愁
犒劳团聚的笑声
和一生的守望